

「探幽溯源」

侨批中的情感与实践：以泉州姐妹为例的华侨女性跨国生活史

张洵君

北京大学 城市软实力研究院
北京 101100

摘要：本文以 20 世纪中叶泉州华侨姐妹刘嫌与刘算的侨批书信为核心史料，从微观史学视角探讨华侨女性的情感建构与社会参与。通过分析其跨国书信，本文揭示了在离散的语境下，女性如何通过情感劳动维系亲情网络，并以物质支持实践其跨国角色。文章进一步以姐妹家庭从私营手工业到合作化集体的转型为例，展现了华侨个体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适应与调适。研究表明，侨批不仅是情感的载体，更是揭示华侨女性在跨国网络与地方社会互动中能动性的关键场域，为侨乡社会史与性别研究提供了来自底层的、具身化的新启示。

关键词：华侨女性；侨批；情感建构；社会参与；泉州

中图分类号：C911

20 世纪初至中叶，全球化浪潮与国内社会变革相互激荡，大量中国人背井离乡，踏上“下南洋”的旅程，形成了独特的跨国移民现象。在传统史学的宏大叙事框架下，个体的生命经验与情感记忆往往被淹没在历史进程的洪流之中。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在参政议政中提出重视家庭口述史研究，强调其在丰富历史叙事、补充宏观史料细节方面的重要价值。家庭口述史与微观史学理念相呼应，通过个体与家庭的记忆，为历史研究提供微观视角。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回应这一呼吁，并追问侨批这一媒介，如何具体承载了华侨女性的情感

世界与社会实践？她们在连接南洋与侨乡、私营传统与社会主义集体化之间，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笔者珍藏的旅马华侨刘算与归侨姐姐刘嫌（笔者曾祖母）的故旧之物——在 20 世纪 50-70 年代的数封侨批、信件，以及旧照、证件、海关单据等物品。作为泉州侨批档案中的个体样本，更显珍贵。这些侨批虽未涉及重大历史事件，却以细腻笔触记录了女性群体在跨国离散中的情感流动与生存策略，是微观史学“以小见大”研究路径的生动体现。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素有“侨乡”之称，其留存的海量侨批构成了一部鲜活的华侨移民史。这些

跨越山海的书信不仅承载着游子对故土的眷恋，更勾勒出近代以来东南亚与中国间复杂的跨国社会网络。刘算与刘嫌姐妹跨越山海的书信交流，承载着情感、日常与社会信息。在侨乡活动中，人与物相互作用、具身化存在，这种互动关系在其侨批故事中尤为显著。正如汪毅夫指出，民间文献是还原历史细节的重要依据，侨批作为极具代表性的华侨华人历史民间文本，蕴含丰富研究价值。

侨批作为一种文化实践，这承载“银信合一”特质的文书，恰是解读侨乡文化肌理的珍贵标本，与侨厝、侨资、侨情等共同构成了侨乡文化叙事——正如邢菁华研究员在其英文专著

通讯作者：张洵君 **邮箱：**zhangxunjun@pku.org.cn

收稿日期：2025-10-09 **录用日期：**2025-11-23

DOI：<https://doi.org/10.58244/sha.263521>

《华商网络、新移民与社会融合》中所揭示的，侨批既是维系跨国家庭的情感纽带，更是华侨参与祖籍地建设的实践载体。

一、从跨国离散到情感维系：侨乡社会的女性情感建构

侨批作为“跨域情感共同体”的载体，其核心功能在于维系与强化离散家族成员间的情感联结。刘算与刘嫌的通信，正是观察华侨女性如何通过书信实践进行情感建构的典型个案。

(图1)

“刘嫌姐亲如晤：

久疏遂候，时切驰念。遥颂玉体强健，合家大小，一切安好为祝。兹覆，此日前提到来函，惊知姐姐玉体欠安，特以为忧，但不知病源从何而起，是否旧病复发，现在饮食如何？接信之日，望祈切速写信来，以慰下怀。最后，姐姐入医院诊治为妙，因为在家奉侍不周，病情加重。妹时刻想念，恨不能插翅飞回相见，惟望姐姐凡事宽怀勿忧。咱姐妹不久或可相见矣。今年来，行情冷淡，谋生困难，经济拮据，吾儿幼者尚在读书，兹附港银壹佰元，到祈查收，以为调养身体之用。

此颂！

妹 刘璇娘 戊申年五月十二日

这封写于1968年的侨批，以其极具代表性的内容，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跨国情境下女性情感的细腻与坚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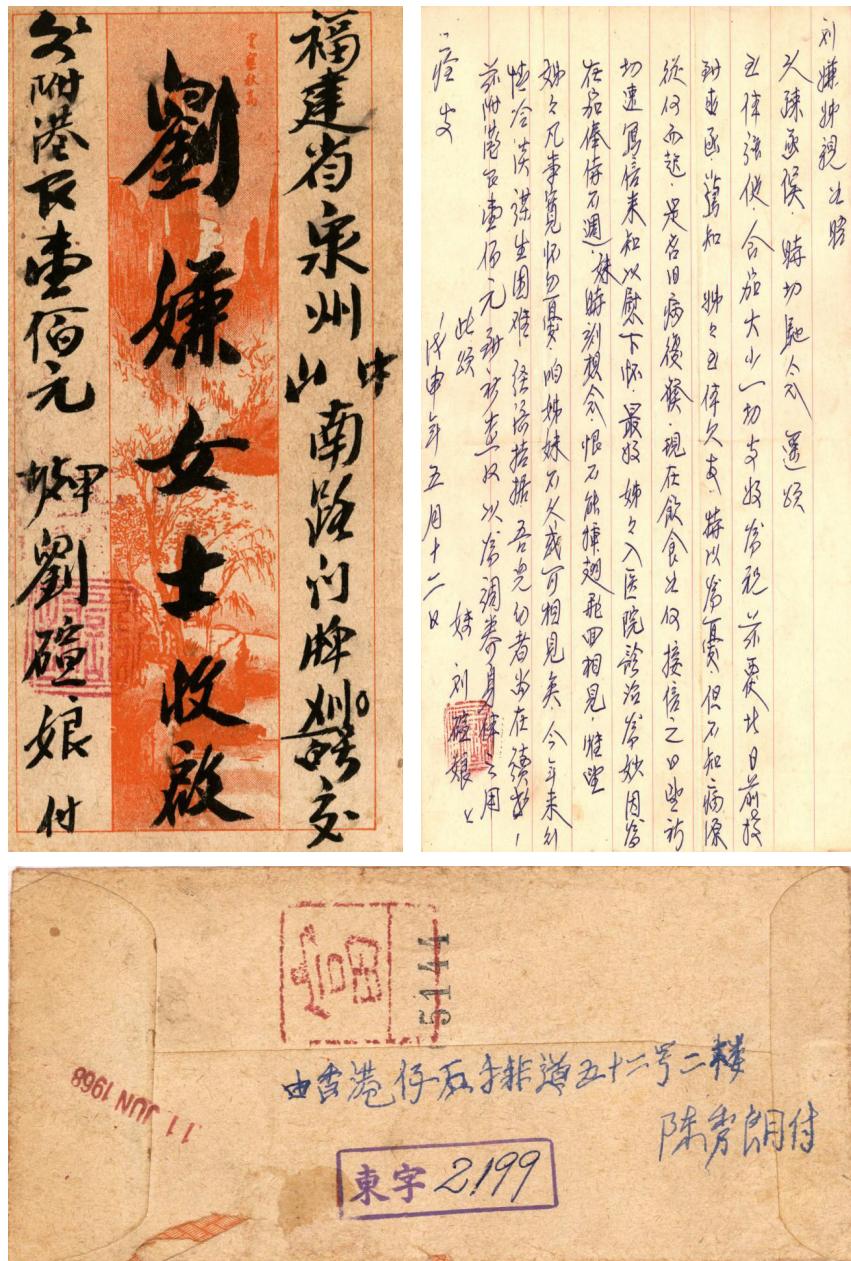


图1. 刘璇娘（刘算）1968年5月12日寄给姐姐刘嫌的侨批（张淘君供图）

信中的关切、焦虑、物质支持与对重逢的期盼，共同编织出一张深厚的情感网络。具体而言，其情感表达呈现出多重维度：开篇“久疏遂候，时切驰念”的谦辞与“惊知姐姐玉体欠安，特以为忧”的急切，奠定了深切关怀的基调；“恨不能插翅飞回相见”的感

慨，是情感在物理隔绝下的强烈迸发，而“惟望姐姐凡事宽怀勿忧”的劝慰，则是提供关键的情绪支撑；最后，“兹附港银壹佰元…以为调养身体之用”则将抽象的关怀具象化为物质支持，完美诠释了侨批“银信合一”的情感实质。那句“咱姐妹不久或可相

沿岸时间表正反面准用局商工选派团领事馆序：註附 72.6-1											
泉州工商业登记表											
註冊	原變更	事變更	人資出	業主	地址	註記目的	地點	性別	年齡	職業	備註
備註	因更	項更	從業人資	資本額	開設年月日	及分店名稱	用在	職業	性別	年齡	備註
木器公籌會											
新設公司											
申請加入合營籌備委員會											
申請人簽章											
年月日											
公私印證											
號商證保											
年月日	公私印證	地名	地名	地名	地名	地名	地名	地名	地名	地名	地名
區第	公私印證	地名	地名	地名	地名	地名	地名	地名	地名	地名	地名
小組	公私印證	地名	地名	地名	地名	地名	地名	地名	地名	地名	地名
廠同業公會											

图2. 记载有“张美成木器手工业（经理：张清和）”“拟加入木器公私合营筹备委员会”（简称“木器公筹会”）的泉州市工商业登记表（来源：鲤城区档案馆）

见矣”，更是在不确定中为彼此构筑了希望的精神支柱。由此可见，这一纸侨批远非简单的家信，它是刘算进行跨国情感劳动的见证。她通过文字管理焦虑、传递关怀、提供支持并编织希望，主动地建构和维系着与姐姐之间的情感纽带。这种以侨批为媒介的情感实践，是华侨女性在离散生存中维系亲情、彰显能动性的重要方式。

回望二人的生命轨迹，祖籍泉州洛阳镇的刘嫌、刘算姐妹，自幼便感情深笃。二人成年后姻缘殊途同归：刘嫌与自新加坡归国的张清和（亦写作张清河）结为连理，刘算则嫁与陈连金。据鲤城区档案馆所藏《泉州市工商业登记表》确证，张清和于1930年归国定居，并于1948年元月在原中山南路430号（现400号）这栋双层商铺中，创办了“张美成木器手工



图3. 刘嫌（抱孩之人）与长子张天求（后排右一）一家人合影（摄于泉州，张洵君供图）



图4. 陈连金（右二）、刘算（左二）全家福（摄于马六甲，张洵君供图）

业”，专事家具制造。妻子刘嫌的缝纫生计，也在此共同经营。

刘嫌、刘算姐妹俩各自成家后，两个家庭的关系依旧融洽，这从她们的

往来信件内容中可看出端倪。妹夫陈连金是惠安籍华商，在马六甲创办了联美公司（Lian Bee & CO.），经营“承造建筑、厝场兼造、新式傢俬”。据《惠安

县华侨志》记载，1962年，陈连金担任马六甲惠安公会的会长。后来，联美公司由马六甲荷荷街69号迁至峇樟路63号，这里也成了之后刘算的通信地址。通过侨批信，姐妹俩互道珍重，她们把未竟的叮咛缝进信封褶皱，托付给季风里跋涉的鎏金邮戳。（图2-4）

二、从家庭作坊到合作化： 侨乡社会的社会主义 实践

当个体的情感细流汇入时代的宏大江河，华侨家庭的命运便与国家的进程紧密交织。第一部分所述刘嫌、刘算姐妹的深情，其赖以维系的家园根基，正坐落于姐姐刘嫌在泉州中山南路那方集居住与劳作于一体的骑楼之中。本节旨在探讨，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浪潮下，这个归侨家庭如何从私营手工业主转型为合作社成员，从而深度参与了侨乡社会的经济重塑。

泉州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工艺美术多姿多彩、熠熠生辉。泉州木雕特色鲜明，惠安石雕精雕细琢，德化陶瓷巧夺天工，安溪竹藤编技艺精湛，永春香品高雅质优，除此之外还有金苍绣艺、脱胎漆器、锡雕等，品类繁多，这也造就了泉州历代手工业发达、手工艺人辈出的局面。民国初年，泉州曾沐浴在一段短暂的繁荣里。据林汉宗《城南旧事》所载，南岳宫口一带，建成公司、南国百货商场与云南土产行、鼎盛参药行、交通银行、中

央旅社、西藏国佛铺、林合源锡铺、三元绸布商行、维生织布厂、王氏笔庄、泉山炮庄、眠床店、打铁店、金传胪糊纸店、凤冕斋戏帽店乃至不起眼的土佛仔店比邻而居，市声交织。归侨张清和所创的“张美成”眠床店便坐落其间，其时已规模冠绝古城，声名远播。

刘嫌所处的缝纫行业，是泉州非常古老的行当，旧时称“缝子”“缝工”等，后来也叫“缝衣匠”“成衣匠”。大多是个体独自将量体、裁剪、缝纫、熨烫、试样等各项工序，一人完成，即俗称的“一手落”。让我们静思冥想一下刘嫌的裁衣铺，如同穿越时光的织造工坊：作为坐店营生的“全盘师傅”，晨起用朱砂粉在芝麻布上勾画剪裁，晌午踩着老缝纫机的铸铁踏板缝合经纬，暮色里将烧炭熨斗在青石板上淬出自白汽。她的剪裁簿上既有中山装严谨的直线，也流淌着南洋纱笼裙曼妙的弧度。

然而，好景不长，战争的阴霾悄然笼罩。战火纷飞、时局动荡，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往昔繁华的中山南路在兵荒马乱中风雨飘摇，商铺的门板上布满了岁月与战乱的斑驳痕迹，不少店面被迫关门歇业，紧闭的大门后是商户们无奈与苦涩的叹息。曾经热闹非凡的商业街区，仿佛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新中国成立前的黑暗中默默等待黎明的曙光。新中国成立前的泉州城，如同刺桐港退潮时搁浅的福船。1949年末，全市的地区生产总值仅有1.33亿元。工业落后，除电

厂外，只有一些织布、锯木、碾米、铸鼎等工场作坊式的手工业，还处于挣扎的状态。新中国的成立让泉州古城迎来了曙光，国营泉州电厂率先点亮了涂门街的夜晚，1950年创办的国营碾米厂以蒸汽机的轰鸣取代了石臼舂米的千年韵律。

1953年元月22日至25日，泉州市工商界首届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宣告市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选举出的执行委员会由主任委员蔡载经，副主任委员倪郑重、刘书侯、马光宗（国营公司代表），常委兼秘书长黄启元，常委兼副秘书长柯连生，常务委员唐景崇、陈锦树、林子声、薛天锡、李金钟、陈汉英、林咸源等人组成。

一九五三年，社会主义改造的浪潮席卷全国。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对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成为一项时代任务。不久，全国工商业联合会首届代表大会在京召开，泉州市工商联推选倪郑重同志赴会。这座千年古城，自此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宏大叙事与华侨群体的乡土情感交织中，驶入新的历史航道。

此后数年间，一系列政策措施如供应原料、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等渐次落地，泉州的工业与手工业由此迅速壮大。德化瓷窑中，窑工们在集体作坊里烧制出印有五星标志的国礼瓷；惠安石匠的凿声，也从宗祠庙宇转向了社会主义的公共建筑。

在这股不可逆转的潮流中，归国华侨张清和的“张美成”号、刘嫌的



图5. 刘嫌的泉州市工商业联合会会员证正面（张淘君供图）



图6. 泉州市人民委员会为刘嫌之夫张清和颁发的手工业社登记证（张淘君供图）

裁缝铺，也纷纷摘下旧日招牌，融入“合作社”这一崭新的组织形态。当私营企业改造走向高潮，泉州的工商业者们通过学习和实践，展现出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高度自觉与热忱。

文献资料显示，泉州市人民委员会在1956年1月26日批准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349户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或转为国营，并批准全市3000多个小商小贩和1800多户手工业全部实行合作化，在全市形成了对私营企业改造的高潮。至1956年底，“全市私营工业、手工业只剩二户”。泉州大量的个体手工业者，通过走合作化的道路，先后组织起了农具、竹器、水车、家具、木桶、面线、豆干、米粉、缝纫、竹篾、鲎勺、竹杂等行业生产合作社（或生产合作小组）。

笔者收藏的一张刘嫌会员证显示：1954年，刘嫌加入泉州市工商业联合会，并获得了缝纫行业会员证。该会员证颁发于1954年9月，证件上盖的正是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蔡载经

以及副主任委员倪郑重、刘书侯、马光宗等人的印章；另有一张泉州市人民委员会1958年2月颁发给张清和的手工业社登记证。该登记证上的信息显示，张清和参加的泉州手工业社创设于1953年12月，张清和加入手工业社成为会员后，于1958年按要求重新进行登记。张清和的这张手工业社登记证最后署名为：市长崔运亮。由市长亲自颁发登记证，足见当时对于行业登记的重视程度。（图5-6）

刘嫌的工商联会员证上墨迹未干，张清和的手工业社登记证已沉淀出温润的包浆。一纸新墨，一纸旧黄，这些脆弱的纸页，无声地托起了华侨手工业者命运的转轨。当刘嫌摘下缝纫铺的蓝布门帘，挂上合作社的崭新匾额；当张清和的凿刀告别私家木作的精雕细琢，融入集体车间的统一节奏——他们以匠人世代的沉默与坚韧，在时代的巨浪中，为自己刻下了一道平静而深重的年轮。那些曾回荡着南洋季风私语的骑楼作坊，至此，带着

木屑与布帛的记忆，浩荡汇入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洪流。“三大改造”解放的不仅是生产力，更将无数如他们一般的个体匠意，编织进了国家建设的宏伟蓝图。

三、银信如舟载乡愁：侨乡社会的跨国支持与生命守望

当1962年的蝉鸣爬上中山路骑楼时，刘嫌的缝纫社正在合作化浪潮中焕发新生。1962年5月12日，五月榴花照眼明的时节，妹妹刘算从马六甲寄来的侨批信里，藏着让邻里艳羡的南洋密码——“东头村许玉贞女士”的藤箱里，满带着罐头、药品、番巾、线粒、各类布匹，还有脚踏车内外胶等，布匹主要为花仔布、黑仔布、黑雀文布等较常用布料。这些浸润着南洋风的布料，经由她的银剪化作缝纫铺的客人身上的衣裳，让古城的暮色里平添些许侨情。（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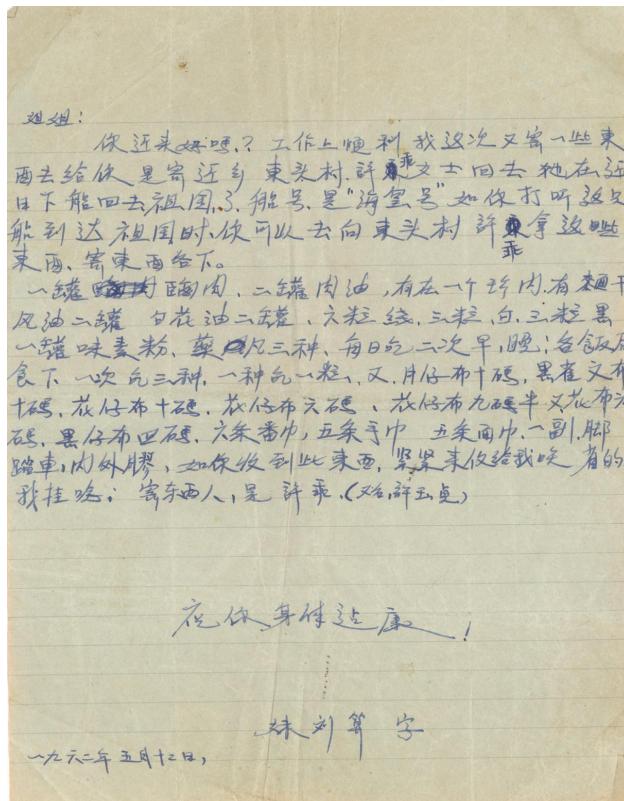


图6 (刘算) 1962年5月12日寄给姐姐刘嫌的信件 (张洵君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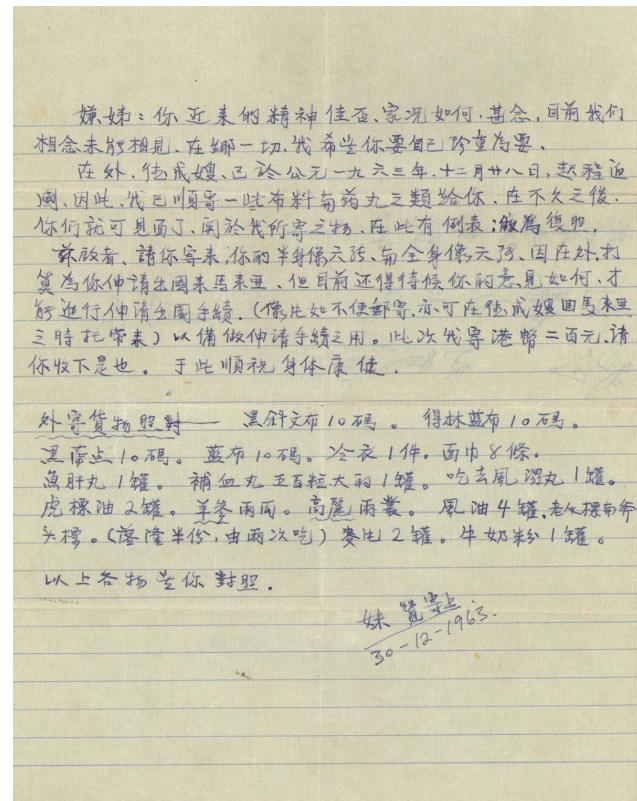


图7 (刘算) 1963年12月30日寄给姐姐刘嫌的信件 (张洵君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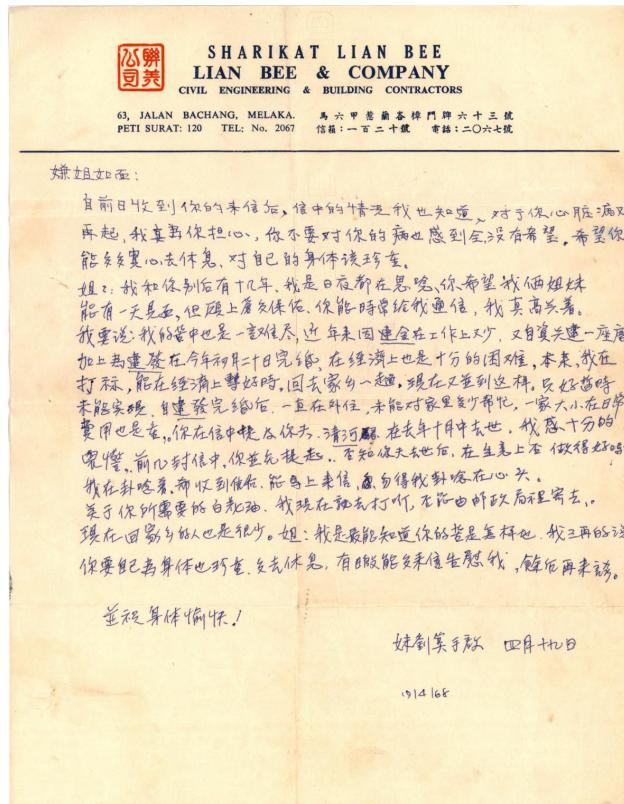


图8. (刘算) 1968年4月19日寄给姐姐刘嫌的信件 (张洵君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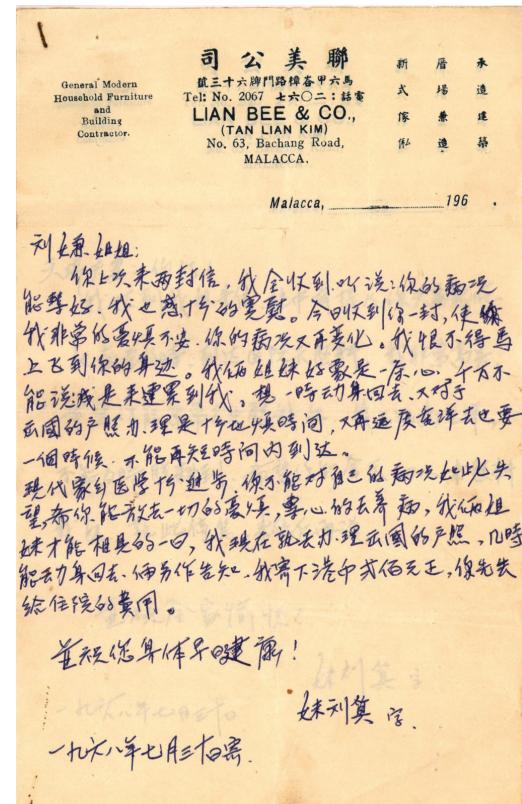


图10. (刘算) 1968年7月30日寄给姐姐刘嫌的信件 (张洵君供图)

1963年岁末的寒潮掠过泉州湾时，刘算的侨批信正载着南洋的余温泊岸。在1963年12月30日刘算致刘嫌的另一封侨批信中，刘算则表示给姐姐寄回了布匹、衣物、药品、麦片、牛奶粉等物，这回的布匹中有黑斜纹布、得林蓝布等海外洋行出产的布匹，往往用来制作成衣、罩衣，其质地与光泽在计划经济时期显得尤为独特。

(图7)

从刘算的信中可知，姐姐刘嫌的笔迹也曾频繁跨越山海。数十载光阴淘洗，那些寄往南洋的家书早已散作星尘，唯余刘算信中一句“吾姊前来看，信中一切知悉”，如同刺桐城檐角的雨漏，断续勾勒出对话的残章。

那些年，刘算的归乡梦总被时代的藩篱所阻。于她而言，每封跨海而来的信笺，都是会呼吸的乡愁——拆开火漆时簌簌落下的番花，是马六甲雨季的叹息；信纸背面透出的茶渍，是温陵老宅窗棂上凝结的晨露。倘若岁月静好，这般鸿雁往还，本可在季风的往返中安然泛黄。

“嫌姐如面：自前日收到你的来信后，信中的情况我也知道。对于你心脏病又再起，我真为你担心，你不要对你的病也感到全没有希望，希望你能多宽心去休息，对自己的身体该珍重。

姐姐，我和你别后有十几年，我是日夜都在思念你，希望我俩姐妹能有一天见面，但愿上苍多保佑，你能时常给我通信……你在信中提及你夫清河君在去年十月中去世，我感到十分的震惊。前几封信中，你并无提起。不知你夫去世后，在生意上（是）否做得好吗？我在挂念着，希收到信后，能马上来信，勿得我挂念在心头……”

从这封1968年4月19日刘算写给刘嫌的信中，可以看出一九六七年张清和的去世，像一块巨石坠入平静的侨批岁月。自那以后，信中的安详之气便彻底失衡。刘算寄来的素绸，浸满了马六甲海峡的咸涩；而刘嫌颤抖的笔迹，再也拼凑不出一个完整的“阖家平安”。南洋季风依旧在信纸间流转，咸涩的泪痕与温润的慰语相互侵蚀，最终，都化作了时光里一片斑驳的潮纹。（图8）

3个多月后的1968年7月30日，刘算再次致信姐姐称“现代家乡医学十分进步，你不能对自己的病况如此失望，希望你能放去（应为“下”）一切的忧烦，专心的去养病，我俩姐妹才能（有）相见的一日。我现在就去办理出国的护照，几时能动身回去，再另作告知……”可惜，仅在刘算写信的5天后，即1968年8月4日，姐姐

刘嫌就被病魔夺走了生命。姐妹俩终究未能见上最后一面。木作行的凿音与缝纫机的经纬，封存在了时光胶囊里。每当暮色漫过骑楼，那些被铜合页锈迹浸染的黄昏，总会在百叶缝隙漏下细碎的光斑，恍若往昔账本上未及眷写的零散墨痕。（图10）

岁月流转，血脉的伏线仍在暗涌。当张清和与刘嫌化作开元寺塔尖的云影，马六甲的邮戳却未肯褪色。那些信笺，是季风里倔强的候鸟，在中山南路的五脚架与南洋老骑楼间，年复一年地往返。信纸展开，南洋咖啡的焦香便漫出；指尖一颤，泉州绿豆饼的酥皮簌簌落下。那是穿越山海的人间烟火，慰藉着两地的黄昏。侨批纸页间，时光沉淀下焦糖的斑驳。轻轻咬开一枚饼，马六甲雨季的潮湿，瞬间化作清源山下古早作坊里——花生油与糯米纸的无声私语。

新世纪的阳光，已漫过老骑楼的百叶窗。光斑在木地板上跳跃，恍然间，半个世纪前的凿木声、缝纫机的哒哒，正与新兴茶咖铺的电铃叮咚，交织成一首新旧交响。茶座上，木雕家具泛着温润的光。那眸光，与当年张清和打磨家具时一般专注，在时光的河流里，始终明亮如初。

作者简介：

张洵君（1977-），男，福建泉州籍，新加坡侨眷。北京大学城市软实力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主要从事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跨学科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商业与管理研究，以及华商经营与管理哲学研究，致力于探索复杂系统下的华商组织演进与创新机制，在人文主义立场中探寻学术研究、产业实践与国家战略的融合之道。学术成果见于《民族研究》《中国软科学》《中国科技论坛》《科学管理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浙江学科》等期刊。

The Emotional Practice of Qiaopi: A Transnational Microhistory of Overseas Chinese Sisters from Quanzhou

Zhang Xunjun

(Institute of Urban Soft Power,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1100, China)

Abstract: Drawing on the personal letters (Qiaopi) of two overseas Chinese sisters in mid-20th century Quanzhou, this study employs a micro-historical approach to examine how women sustained emotional bonds and provided material support across the diaspora. It further explores their family's transition from private artisans to cooperative members, highlighting their adaptation to China's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The findings affirm Qiaopi as a key site of female agency, where women actively negotiated transnational networks and local societal changes, offering new insights into Qiaoxiang social history and gender studies.

Keywords: Overseas Chinese women; Qiaopi; Emotional construction; Social participation; Quanzhou
